

貞七女五

康德五年五月十二日印刷
康德五年六月八日發行

俠義
小說

後集五女七貞定價二角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著作人

王赫然

發行人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王麟閣

印刷人

奉天大西關利昇慶胡同三三
黃賡颺

印刷所

奉天大西關利昇慶胡同三三
洪順德印刷部

發行所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洪順德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貞七女五

能等死 使使太極刀法 可得反宮 龍護自己的身軀 今天遇見了使左臂刀的人 也

的記性好 沒忘了這幾句話 今天可就用上了 他就把太極刀使開了 護住自己的身

這個小孩兒 雖是左手砍這二十四刀 比右手砍的還靈活 真是一刀緊似一刀 一刀快

一刀 直逼的天霸祇有招架之功 並無還手之力 最就誤事的是李五爺 他就應用彈子

助 他淨顧看這個小孩兒使的左臂刀好了 他就忘了 那黃天霸城墻落敗了 李五爺回

頭對計全說道 你看這個小孩兒這個花刀使的多好 最出奇的是用左手砍 錯非是童子功

還得有名師指教 怎能到了這個地步 計全說道 五哥別說閑話兒了 你看看老兄弟全

要敗了 李五爺說呦 我還忘了 待我用彈子助他一臂之力 剛把彈往弦上一穩 將要發

忽聽山坡上有一人哈哈大笑說道 這是怎麼說的 真是大水冲了龍王廟 一家人不認得

一家人 老兄弟高抬貴手 這個小孩兒可是你的兒子 九齡快快住手 他就是你的父親

衆人聞聲 都往山坡上一看 上面有一片燈籠火把 圍護着兩個人 祇見那兩個人 已跑

向前來 天霸往後一躍 細看來人 前邊兒走的是飛天夜叉穆五成 一個是銀甲太歲尹虎

說時遲那時快 穆五爺跑到天霸面前 指着那個小孩兒說道 老兄弟你不認得這個就是

你的過繼兒子 他叫左臂花刀黃少傑他的乳名叫九齡 天霸臉一發紅說道 怎麼你瘋了不

成 我多怎過繼兒子了 穆五爺笑道 這個你確是不知道 只因我保着他妹妹的靈柩回紹

興府 殯葬的時候 沒有一個打聽兒的 豈不是缺點嗎 我才想法子給你過繼兒子 你明

白了嗎 天霸道我更糊塗了 倒是怎麼回事 您快告訴明白我吧 穆五爺說道你先別忙

細聽我說這回事始末 這段事要不由穆五成說明白了 不止天霸不明白 就連閱者諸君

也不明白的確是怎麼回事 雖聽過雙鏢記這齣戲 但是詳細的情形 前後的始末 諸君也

不得而知 作者暫先叫他們在山坡站一站兒 借這工夫叙叙這位小豪傑黃九齡的事蹟 這

個黃九齡真是其說不一 梨園行裏有一位高福安 他排了一齣雙鏢記 祇說黃九齡是黃天

霸的親生子 尹麗娘所生 諸君想天霸從十五歲出世 萬全莊幫着河南的巡撫彭朋打過普

球山 那段書叫 鏢打三眼 十六歲回家辦喪事 守孝二年 十九歲義聚惡虎村 與賀漢

武作了綠林 成名爲四霸天 二十三歲江都縣盜印 二十四歲保着忠良爺轉陞蘇州府 施

大人在蘇州府二年 黃天霸二十六歲 現在保着施大人進京 諸君想他那裏有工夫成家

就是成了家 生了兒子也不能長這麼快 高老板梨園行貪圖排了這齣雙鏢記 偏有一種唱

大鼓的人 又有技添了許多葉 編了一套書也就叫雙鏢記 內中有段書 有父子三門智

黃九齡和天霸打了個不亦樂乎 最可笑的臨終末了 黃天霸被九齡拿住用繩兒網上 鬧得

父不父子不子的一塌糊塗 鄙人在此借點工夫說一說雙鏢記這檔歷史 上次施大人奉旨進

京 在北京未起身的時候 黃天霸就請穆五成運靈回藉 死者可就是天霸的未婚妻祝清寧

的妹妹祝鳳仙 他是拿藍永時死的 那時還傷了一位就是尹麗娘 尹麗娘原是他的乳名

後來長大了 念書又起了個名字叫尹鳳英 他自受重傷之後 多方醫治 他的傷也好不了

可也不致命 後來五爺回歸祝家莊把大人進京的事說了一遍 又說天霸煩我把他未婚妻

的靈柩運回紹興 穆五奶奶說道 那末這個傷的呢 穆五成道 這個他可沒說 他那兒進

京的事情太多 那裏就想這末週到 要依你怎麼辦法呢 穆五奶奶道 要據我想在這兒住

着算怎麼回事 他雖然沒過門可也是黃家人了 人家黃家在紹興府不是還有許多地畝房

了嗎 那裏又有老家人黃佃料裏家務 不如一塊兒把他也送回紹興府黃宅 黃佃自能把

主母的病醫好了 再一說人挪活樹挪死 這一回去我輩保非好不可 穆五爺點頭說

話很是 那末你上那兒去呢 穆五奶奶道 我要同着我兄弟 把尹龍兄弟的靈運回原籍去

穆五爺說道那好極了 咱們可是江都縣見 咱們誰完了事誰到江都縣等誰 穆五奶奶笑

道 反正是我等你 五爺也笑了 遂趕緊命人僱一乘騾馱驕 載了尹鳳英 又用騾馱驕法

後子 搭着靈櫬 穆五爺騎着馬隨行 後面還有一輛車 裏面有一個丫環 一個婆兒 所爲

沿路之上伺候病人 一路之上無書 這一天由擺渡過了江 就是望江崗了 本來過了望江

崗不遠 就是結義村 來到結義村 一進村口 穆五爺就是一怔 看街北裏新翻蓋的瓦房

集 廣梁大門 門口兒還有四棵倒栽垂楊柳 兩棵龍爪槐 穆五爺還以爲黃家的家人把房子

五 賣給人了 及至來到門前一看 祇見門旁兒仍掛着五德堂黃宅那個牌子 五爺才放了心

剛要向前叫門 就看由裏面 出來一個四十多歲的莊家漢 五爺遂向他抱拳說道勞你駕

女 你給回一聲兒 就提我姓穆叫穆五成 是由江都縣穆家寨 找你們這兒姓黃的 那人上下

打量穆五爺 說道 在下我就姓黃 五爺道 找的是黃佃他現在家裏嗎 那個人笑道 您

七 提的就是我的父親 我叫黃祿兒 五爺仔細看了一回 笑道 你是祿兒呀 我可不認得了

你也有了鬍子了 黃祿說您可是老主人的義子乾少爺嗎 穆五爺笑着點頭 黃祿道 看着

貞 面熟 就是一時想不起來 說着就要磕頭行禮 穆五爺攔住他說道 你先別行禮 我是送

你的二位主母來了可是一死一傷 你先把受傷的搭進內宅去 再把死的靈櫬停在家祠 等

你主人回來再入土爲安 黃祿兒聽說受傷的主母來了 他也顧不得行禮撒腿往裏便跑 他

進去工夫不大 淨是女子出來就六七位 也有婦人 也有姑娘 趕情這羣人全不是外人

全是老家人黃佃親枝近派 這個老家人黃佃 一生忠厚 自從少主人走後 所有的房產

【5】 都被黃天黃給當出去了 黃佃帶着自己的兒子黃祿兒 爺兒兩個勤儉務農 這也是上天成

全人 那幾年黃家的地 五穀豐收 黃佃就把錢來贖回 所有的房產地土 順契的時候都
 是黃天霸的名子 因為老人家好心所感 祿兒屋裏生了四個姑娘一個男孩兒 這個小子落
 生後九天 大人叫他別哭 他就不哭 一引他他還就樂 黃佃看着喜歡說道 這孩子才九
 天 就這麼伶 就給他起個乳名叫九齡 等他長到五六歲的時候 他的像貌怎麼看怎麼像
 黃天霸 尋常還不理會 一到了節年 老管家就哭了 說道 寧可絕了黃佃 也不能絕了
 三爺之後 以後我少主人有了兒子便罷 要沒有兒子 就把九齡過繼他 黃祿也愛惜此子
 就請了一位飽學的先生教給孩兒念書 念到了九歲 三年的工夫 老先生就辭了館了
 說我的才疎學淺不能教他了 這孩子太聰明了 千萬不要耽誤他 趕緊還是訪求名師 黃
 祿聽了這話不敢自專 遂稟告了父親 黃佃聽說就爲了難了 心說想不到我有好孫子 沒
 有好教師 就把我孫子就誤了 就在這個工夫 有人來回 說外面有淮安府的班頭周崑周
 玉璋來看大爺來了 黃佃聞聽趕緊說道 快快請進來 書中代表 周玉璋他父親 原是糧
 食行 常上紹興府販糧 黃佃常和他交買賣 有一次周崑的父親 病在紹興府的店房裏
 出門的人就是怕病 沒有一個親人侍奉 真是苦極了 何況這位周爺病的還是十分沉重的
 病 在周老者病在垂危的時候 黃佃知道了 遂到店房看望他去 一看他的病十分沉重
 遂請名醫調治 吃了有好幾十付藥 這個病才漸漸好了 黃佃又給他預備下車 助了路費
 便送他回了淮安府 趕周老者到了家中偶不留神 病又反回了 已成了不治之病 病到
 垂危的時候 周老者就把自己的兒子玉璋叫到面前 囑咐道 兒呀 爲父的在紹興府得病
 要沒有黃佃黃大爺 我就成了外喪鬼了 我死後 你務必上紹興府去給黃大爺道謝 一
 者表出人家那份好心 再者也透着咱有良心 爲父的死在九泉也就瞑目了 周老者說完

便自嗚呼了。這位周玉璋現在淮安府爲八班的大頭兒。本是外面兒人。而且是俠心義胆。

平素好交。現在聽了父親的遺囑。便謹記在心。辦完父親喪事之後。脫下重孝。買了幾色禮物。作了自己大米莊的車。來到望江崗。來給黃大爺道謝。來到門前下了車。黃佃就迎出來。

後了。由車上把禮物往下一拿。黃佃說道：「瞎你這幹麼？」又花這個錢。咱們哥們何在乎這個？」

周玉璋說：「哎，呦，老伯父，你千萬不要這樣稱呼。您和我父親是很好的朋友。我正是您的侄輩。望您還是直呼小侄之名吧。再者這禮物也並非是小侄給您買的。是父親臨終囑咐我給您買的。您要收下。就成全小侄的孝道了。」黃佃聽了無法祇得收下。遂往裏相讓。來在客廳。

五 讓周崑坐了一個童兒給獻上茶來。吃着茶。黃佃便問周崑：「你父親是何病死的？」周崑就把父親得病致死之由說了一遍。黃佃聽了不住的嘆惜。周崑一眼看見那個小童兒。生來的眉

女 清目秀齒白唇紅。面上帶着聰明。細看却是有福的。周崑又無兒見了這樣孩兒。焉有不愛之理。遂問孩兒你十幾歲了。黃佃說道：「啊，還忘了給你們爺兒倆見見了。這是我孫子。」

七 他名九鈴。又叫九齡。快見過你的周伯父。九齡聞聽連忙來到周崑面前。口稱伯父在上。小姪兒九齡給您磕頭。樂的周崑一把扶着九齡不住的細看。說道：「你十幾歲了？」九齡道：「九

貞 歲。」周崑遂笑向黃佃道：「伯父一世爲善。才積了這麼一位後人。這個孩子將來必能顯達。真是可賀可喜。但不知我這個侄男是習文習武？」黃佃聞聽嘆了一聲說道：「你不提這件事還好。」

你要提起這事。告訴你吧。現在還發着愁呢。遂把先生辭館的話說了一遍。周崑聽了且不答言。先把九齡的胳膊拉過來看看。又細看他的身姿。遂說道：「老伯，你錯了。這孩子

是練武的胚子。叫他習文。未免棄其所長。強習所短。要沒有武技護身。真是一步也不能

走。黃三爺當年成名。全憑一身的武藝。就說小侄我吧。要光指着那個買賣。簡直是賺不

了錢 就全憑這一胳膊一腿在淮安當個班頭 賺着錢就行了俠義之道了 這個孩子我很愛惜 可不知你捨的不 也不知這孩子想家不想 你要是捨的他 我就把他帶了走 把我全身的工夫傳授與他 不知老伯意下如何 黃侗尚未答言 祇見九齡早跪在就地 說道 大爺 我離的了家 您把我帶了去吧 我爺爺叫我念書 我不敢不念 其實我不樂意念書 我聽說我們老主人 就仗着一身武賺的這樣房產地業 我們少主人 現在跟施大人作官兒也好着了 從這時候起 不管您叫大爺 就稱您師傅了 師傅您把我帶走吧 周崑一聽這孩子說的全是大人話 更是愛惜 遂把他拉起來 看着黃侗說道 老伯您以為怎麼樣 黃侗笑道 既是賢侄要成全他 就叫他跟了去吧 祇是未免你要多受累了 正在說着 黃侗由外面進來 先和周崑厮見了 黃侗遂說道 你來的正好 你周大哥要把九齡帶去交給武藝 你叫他去哪嗎 黃祿道 這個全憑爹爹作主 要按孩兒的意思 早就應該叫他練武 您說要改換門風 豈不知這孩子 是近於武的 黃侗道 既是你樂意叫他去 那好極了 九齡啊 你上後頭告訴你母親去 就勢兒叫他給你打點出衣裳來好預備跟你師傅去 周崑道不必 你就去辭過你的母親 跟我走 我家裏像你這樣身量的衣裳有的是 何必帶着衣裳費事呢 我那兒還交着兩個徒弟哩 一個叫何玉霸專練一對竹節鋼鞭 那個叫吳玉傑專練一對八棱亮銀錘 這兩種兵器 都不是我所長 他倆的姿質也遠不及你 我的絕藝是左臂花刀 如外還會打十二隻響鈴鏢 為師的一世成名 就仗着左臂刀 響鈴鏢 現在我想全傳授與你 九齡那份伶俐 就給周崑跪下 說謝過師傅 周崑說道 同着你爺爺 我再給你起個名子 我看你必是年青成名 就叫少傑吧 九齡聞聽趕緊磕頭 說道 謝過師傅賜名之恩 黃侗道 不必多禮了 快上後邊兒告訴你娘去吧 九齡答應 就跑向後面去了

【9】

一會兒的工夫 就笑嘻嘻跑出來 說道爺爺我裏過我娘了 我娘還給我十兩銀子 叫我零花 周玉璋站起來說道 那末我向您告辭 我們爺兒倆就走了 黃佃道 真個的連頓飯也不賞臉嗎 玉璋說道 不用咱們不在乎一頓吃喝 再說我是吃了來的 這時還要到望江崗辦一件事哩 要一吃完飯 就全就誤了 老年人作事實在一聽周崑如此說 遂說道那麼就不留你了 周崑遂向他父子告辭 帶了九齡 出了黃宅 周玉璋坐來的車 本就沒卸 師徒二人遂上了車 黃佃爺兒倆目送了一程 直到看不見了 才回去吃飯 吃完飯仍是下地作活 爺兒倆幾年辛苦 就把黃天霸所當出的房產 都贖了回來 又反蓋了黃宅 這一說是五年的工夫 周崑把九齡帶出去 一點兒音信皆無 可把個黃佃給想壞了 轉眼到了臘月二十九 這一月是小月 黃佃放聲就哭 說道今天就是歲底了 我本是子孫滿堂的人 近幾年來他都不在面前 你們快給我叫他去 黃祿勸道 爹爹不要如此 九齡他練武術 不能耽誤工夫 就擱一天 就是三年 再說您望他成名的心切 他也不是沒心的孩子 曾記得他去的時候說五年後必回來 今年年底下不來 轉過年一定就回來 黃佃說道 等他來了 我也就快入殮了 一句話尚未說完 就聽外屋有人說話 說爺爺您想我嗎 孫孫回來了 跟着簾櫳一起 黃九齡由外面進來 連小包袱全顧不得擱下 就看爺爺來了 黃佃睜開眼看自己的孫子九齡 這五年的工夫 長成了儀表非凡 黃佃一把就把少傑摟在懷裡 說道齡兒你可想死爺爺了 怎麼這五年的工夫 也不看爺爺來呢 少傑道 爺爺這個事是您給我找的 我師傅又用心教我 我怎好回來 其實我練了四年就全練會了 又幫着我師傅在淮安府辦了幾檔案 要不然今年還回不來 為孫惟恐怕你老想我 所以和我師傅說明 在今年年底下趕回來 討你老的喜歡 黃佃揩了揩眼淚說道 你快把包袱放我

換了衣裳來。咱們大家在一桌兒吃年飯。吃個全家福祿。少傑答應了。放下包袱。換好了衣裳。先到後面見了母親。然後又來到前面。給爺爺磕頭。辭了歲。又給父親行了禮。這時這個飯就擺上來了。老管家黃佃。一見擺上飯來。二目中却又滾下淚來。少傑笑道。爺爺怎麼你老又哭了。黃佃道。我傷心。我是一個作奴才的。現在一家團聚。這是過年了。還不知道少主人他現在那裡呢。這個飯現在不必吃。你二人跟我到黃氏家祠拜過了老主人。黃三爺。然後再吃飯。黃祿說道。爸爸你這大的年紀。不必去了。你先吃飯吧。回頭我帶着九齡。就替你給老主人磕去。黃佃瞪眼說道。你就是逆子。現在還有我活着。你們不叫我磕個頭去。等我死後。你們更不知道恭敬老主人了。說着站起身來。拄着拐杖。往外便走。黃祿少傑爺兒兩個只得跟隨。他原是一腦門子汗。外面的天氣又冷。到了祠堂行完禮回來。老管家心裡高興。又多貪了幾杯酒。多吃了點兒東西。又是一天的勞乏。上年紀的人。那裡有許多的精神。吃完了飯。躺下就睡覺了。到了轉天就是大年初一。他就一病臥床不起。黃祿便請來名醫。給父親醫治。醫生來給老管家診了脈。便和黃祿說道。老管家這個病。名曰慢痰火。因為他老人家的年紀高邁。不能服藥。藥劑小了不中用。藥劑大了他受不了。好在這種病現在不要緊。好好的保養着。要不勞心勞力。眼前沒有危險。先生說完告辭。黃祿把先生送出去。回來就和自己的兒子少傑。爺兒兩個衣不解帶。晝夜服侍。都說久病床前無孝子。人家黃祿父子可不然。真稱得起孝子賢孫。老管家一病三月。黃祿和九齡。始終沒懈神兒。到了這天。爺兒兩服侍黃佃喝完了人參湯。忽然哈哈大笑說道。這也是你爺兩孝心所感。為父的病算是好了。最可喜的。昨天夜裡夢見你老主人回來了。還帶了一個大閨女。說明日不過午時三刻。必有少主人的喜音。說還帶着你的少主母。我

就問這位大姑是誰 老主人說 也是你的少主母 明天便也到咱家了 祇是你不必把他入祠堂 早早的入土爲安 老主人說完就走了 我醒來 原是一夢 我想那個一定是少主母的未婚妻 未過門就死在外頭了 今天一定是運回來 黃祿聽了笑道 這大概是您心頭想的吧 要不然 那有這樣明白的夢 黃佣聽了 告訴你說吧 老主人還向我要九齡 要我過繼給少主母 黃祿還要跟父親分辯 少傑說道 爺爺你老不必生氣 暫休息會兒吧 孫孫無論過繼誰 不還是姓黃嗎 黃佣聽了摸索着少傑的頭說道 還是孫孫明白 黃佣聽了他一堵氣子跑出來了 到了自己屋中拿倆錢兒 意思要到集上躡達躡達 剛一出門 就見有一位五十多歲的老者在門前下馬 趕過去一問 才知道 來的是乾少爺穆五成 是替少主人 運少主母的靈柩回來 黃祿聽了就是一怔 心說我父親這不成了神仙了嗎 他也不跟穆五爺再說話 跑進去 一嚷他的四個女兒 他的老伴兒 連少傑都跑出來了 黃祿指着穆五爺 對少傑說道 這是你五大爺 少傑過來給穆五爺磕了頭 穆五爺笑道 你也有兒子了 他叫麼呀 黃祿說道 他乳名叫九齡 他師傅給他起的名子叫少傑 這個時候把尹麗娘已摻下騾馱轎 跟着黃祿就讓說五爺您先到客廳裡坐會兒 我先把少主母的靈柩安置在祠堂內 回來再跟您說話兒 五爺點頭 遂跟他進來到大廳坐了 黃祿忽忽的取了祠堂鑰匙 跑到外面 把祠堂的門開開 叫轎夫等帮着 把祝鳳仙靈柩抬入祠堂 用板凳搭好 又燒了紙錢 才把祠堂門關了 跑回來開發車轎錢 如外多給酒錢 轎夫人等都千恩萬謝的去了 黃祿又把五爺的馬給安置個地方 才奔大廳而來 趕到了大廳 把個黃祿吓了一跳 原來看見他的父親 拄着拐杖 和穆五爺那兒說話兒了 黃祿說道 我的爸爸 您怎麼出來啦 昨天扶着你老站不起來呢 今天自己怎麼躡達出來了 黃佣說道 我

也不知怎麼回事 聽你嚷說少主母回來 我一喜歡就站起來 抓起拐杖兒 就走出來穆五

爺道 老哥哥這總是你的身體康健所致 黃祿說道 唉 五爺硬實麼 我打大年初一病起

直病到今天這個病才算好 我且問您 怎麼我們兩位少主母 一位病一位死呢 五爺遂

把天霸出世保施大人 定了這兩位姑娘 拿藍永的時候 也是他二人 爲國出力 以致於

一死一傷 你們稱他們爲主母 其實還都未過門哩 現在老兄弟 又定了太湖李氏之女

也未曾過門 黃佣聽了 不由的又哭了 說道 老天爺哪 我真不明白 我主人 作了一

輩子好事 怎麼這個後嗣這麼難 我們黃門就是五世單傳 到了他這輩兒 眼睜睜要絕了

後嗣 一句話尙未說完 黃少傑跑出來說道 爺爺你老快到後邊看看去吧 新來的這位主

母病重 黃佣聞聽 那裡還動彈的了 遂叫五爺你老快看過去吧 五爺心裡也是着慌 站

起來往後就跑 黃祿隨着來到後面 進屋裡一看 麗娘那兒正哭了 五爺說道 妹妹你一

路平安 爲何到了家又傷心起來 麗娘見了穆五爺 更是哽咽難言 一會兒說道 五哥

我一向拿你當親哥哥看待 因爲我是無倚無靠最可憐的人 又多虧我五嫂百般的照料 我

才活到今日 要不然 在尹家店 就被我父親用槍札死了 我嫂嫂受累伺候我 真叫我無

恩可報 哥哥可不是你妹妹臉大 現在不行了 要和你說句話 我是奉父母之命 和你兄

弟是指腹爲婚 到現在雖未結婚 可是現在也到了黃家了 以後的事 就全憑哥哥辦理了

唉在路上 我的病已重了 我是不便和哥哥說呀 說到這裡 祇見他一皺眉咬啣一聲

便自絕氣身亡 穆五爺的淚簌簌就下來了 說可憐弟妹受了一路之苦 不想你你唉也好

却能死在家裡了 黃佣喘吁吁的進來問怎麼樣了 五爺說 完了已歸西去了 老管家含着

淚到了床前看看 又不免哭了一陣 大家相勸才止了悲聲 然後回頭 對穆五爺說道 今

後

集

五

女

七

貞

天你們沒來 我打早就知你們要來了 因為昨夜晚間 我偶得一夢 夢見老主人回來了 告訴我少主母回家來了 并囑咐我不叫我把主母靈襖入祠堂 就勢兒入土爲安就完了 就時九齡給頂靈駕喪 這孩子就算過繼給我少主人了 五爺你不要疑我要霸黃氏的家產其實我的心 是寧可絕了我黃個 也不能絕了我老主人後代 穆五爺道 老哥哥一世義氣凜凜 誰能疑惑那個 何況又有我義父夢中的所囑之言 如此辦法甚好 黃個點頭 遂叫自己兒媳 扯白布縫孝衣 又叫黃祿給主母買裝老的衣裳 自己又忙着請和尚找道士 給主母超度 穆五爺看人家父子一忙合 心中暗暗贊美 真有這樣好的僕人 忽然心有所感 想起黃三爺待自己有大恩 三爺臨終自己一些心也沒盡 現在看人家黃個這樣忙合主母之喪 不覺有愧於心 悲從中來 哇的一聲 就哭起義父來了 黃個聽他哭老主人 也不去勸他 自己仍是忙合着少主母的事 穆五爺 本是男子 痛哭了一陣 雖沒有人勸他 拭了拭淚也就不哭了 頂到天黑 裝裏棺材已預備好了 這時孝衣已經好大衆都穿齊全 和尚來了 便把麗娘入了殮 和尚便念起經來 五爺在旁邊一看 見九齡 哭的甚哀 他心裡不但 不想 反到喜歡了 心想 尹鳳英要在尹家店 或者祝家莊死了 那有這個兒子陪靈 想到這裡遂向黃個說道 老哥哥 我想倒不必出殮 因為他終歸是小口 黃老兄弟在外作事 也得留個吉利兒 超度完了 擇個黃道吉日 早早入土爲安才是 黃個一拍掌說道 你這種打算恰合我的心意 咱就這樣辦吧 超度完畢 未出五天 找個黃道吉日 那個地方也不用殮房 僱幾個人 把這兩口材 入土 埋在黃三爺的下首 諸事完畢 衆人回來穆五爺因爲一路勞乏 到了家又趕上這件事 因此便病了 黃個見五爺病了 心中着急 一面請醫調治 一面罵兒子 說他不好生伺候五爺 又趕上九齡脫孝 老人家氣更大

了罵道：到底過繼的兒子，不如親兒。事才過了這麼幾天，你就脫孝。再說你父親，那少主人在外當官差，成天和賊打交待，那够多麼危險？你也不想着找去，幫幫他的忙兒。你又不是無能之輩，學會能耐，幹麼用？你要真是我的孫子，你給我千里尋主，找着少主人，說明了此事，少主人愿意，你就是他的兒子，他要不願意，你還是奴才。早晚的要伺候主人。你要沒胆子去，嘿，嘿，人家黃三爺當然不要你這樣的後，就是我也不要你這個孫子。老管家還是越說越有氣，少傑說道：爺爺，你別生氣，孫孫這就走。找我就少主人去。黃佃道：找不回少主人，休入我黃氏的墳塋。少傑答應，說找不着主人，我決不回家。說完便起身出去。在衆人看着都以爲是順者爲孝，順着答應他出去躲躲兒。等老人家氣消了，一定就回來了。所以都末理論。誰知道這位黃少傑，他是心胸的人，聽了爺爺的話，覺得很是便立定了志向，要千里尋主，遂到了自己的屋子，把師傅贈的百寶囊，十二只響鈴鏢，如外有一口厚背翹尖雁翎刀，以及所有應用的東西，裹成一個小包，伏往自己的身上一揣，連路費也沒顧得帶，出門去了。這且不提單表黃祿，見自己的兒子出去，又勸父親說道：你別生氣了，這不是九齡也去尋他的主人去了嗎？你老淨等主人回來完婚辦喜事吧。黃佃聽了，說道：兒呀，可並不是我心狠把你的兒子打發出去，是我要成全他的義名呀。黃祿道：孩兒明白的，孩兒沒有能耐，要有能耐，你老早打發我出去尋找主人去了。黃佃聽了大喜，不由得一陣哈哈大笑，笑着他的身體往後一仰。黃祿大驚，連忙來扶。祇見老人家面帶笑容，已瞑目歸西去了。這就是義僕一世忠義之報。活到子孫滿堂，臨終落個一笑而亡，真是乃種義因收義果。是一點兒也不錯的。古時出了兩個義僕：薛保、曹福，不想現在又添上一位黃佃，稱的三義僕。黃祿見他父親已死，他就豪啕大哭，說我父親

一世爲善 怎麼沒想多少福兒就死了爹呀爹呀 老天真是不喜好人哪 穆五爺聽老管家
 黃佃死了 急的他出了一身汗 也顧不得自己的病 遂走向前來說道 黃祿你又糊塗了
 你想你父親活了這樣大的年歲 又是孫子滿堂 受了一輩子累 可是爲了一世的善 才修
 下一笑而逝的好結果 到臨危時 要是一些罪也不受 那才是修的呢 就是你父親 打發
 你兒子走 千里尋父 也是義舉 難道說你捨不得 你的兒子 要借着這個機會痛哭嗎
 黃祿兒你那裏知道 這正是老喜喪啊 快快不要悲痛了 我暫時也先不走 這裏還有你主
 人給的路費銀子 就用這項銀子 發送你的父親吧 找高僧高道超度他七天 我看着他入
 土爲安我再去 見了你主人 把此事和他說明 不敢說給你父親討了勅封 等你主人作官
 回來也給他蓋個祠堂 成全他的義名 黃祿聽到這裏才明白 原來是他父親的善報 才高
 興與把他父親殯葬 穆五爺親到坟上 痛哭了一場 黃祿倒勸說穆五爺您不要傷心了 您
 不是還勸我嗎 說這是老喜喪 莫要過於悲傷 怎麼您倒痛哭起來呢 穆五爺止住了悲痛
 拭淚說道 我敬他一世忠義 才有此一痛 還有一件事 從今天起 你要看的起我 就別
 儘管五爺五爺的叫 可以直呼爲五哥 因爲你父親對於黃家有大功 決不忍以三世家奴看
 待你們 等你主人回來 我也是叫他和你論弟兄 黃祿說道 謝謝你老拾愛 諸事全完了
 你老再休息些日子再去吧 五爺搖頭說道 你主人那兒也很忙 我不能多呆了 今天歇
 一宿 明天一早就走 說着二人回了黃宅 當晚黃祿便把黃宅的家務事全都告訴了穆五爺
 穆五爺聽了更是贊美他父子的忠義 一宿無書 到了次日 穆五爺一早起來 收拾好了
 包裹 便回奔江都縣而來 到了江都縣 自己居房的門口兒 穆五爺就是一怔 祇見自己
 店房 高搭喜棚 懸燈結綵 五爺心中想也許是街坊辦喜事 在我們這兒借座 遂翻身下